

# 《花田错》【后本】（一名：《八错》）

## 主要角色

卞机：小生  
 刘月英：旦  
 周玉楼：旦  
 春兰：花旦  
 刘得明：老生  
 周通：净  
 鲁智深：副净  
 李忠：生

## 情节

本考第六册，载有《花田错》一剧，仅系头本。观剧诸君，未窥全豹，不免稍有缺陷。兹觅得后本剧本，再行登载，以供同好。前剧演至周通抢亲为止。此剧开幕，接演周通到家后欢欢喜喜结婚，而捕役朱仝、雷横适来缉案，锁解周通到县，临行时，托其妹周玉楼照管新娘。周玉楼心中以为必然是刘氏闺阁名媛，搀扶入房。揭起红巾，系一美秀男子。并非他人，即举人卞机是也。骇甚，再三逼问，方知卞机与刘月英之遇合。小婢春兰，为之易弁而钗，勾引入宅，抢亲之时，众人皆逃，独留一乔装之卞机，以致错抢，周玉楼见卞机文质彬彬，爱情勃发，遂将错就错，托以终身。并赠银二百两，为进京应试之费。当初，卞机之进宅，刘员外毫不觉查。闻刘月英被抢之信，即往县署喊控，遇朱仝、雷横，告以周通牵涉盗案，已捉拿在此，尽可唤轿夫抬回刘月英，决无再有阻止之理。于是朱、雷二人帮同前往。一见周玉楼，推入轿中，送到刘姓，员外自县署返家，已明白一切细情。轿子到门，大众咸谓卞机在内，使之更换男服，然后出轿，员外素不认识，但见轿中人容颜俏丽，暗想刘月英眼力不差，得此佳婿，随命仆从，办齐应用之物，与刘月英当日合卺。周玉楼又将错就错，听其所为。及入洞房，刘月英正欲与如意郎君快谈心事，两目注视，初不料一不识面之女子，上前盘诘。周玉楼亦自认将错就错与卞郎结此巧合姻缘，一一告之。二人均无醋意，言明共事卞郎。周通囚禁在监，由同党李忠，贿通禁卒，乘间越出，仍至刘员外家自请为婿。员外畏其凶横，筹思无策。花和尚鲁智深经过借宿，愿为助力。乃假扮刘月英，潜伏于榻上，周通昂然直入，欲行无礼，被智深挥拳痛打，受伤脱逃，央求李忠复仇。两下会晤，李忠与鲁智深本属相识。遂为之介绍订交。员外设席款待。正在欢饮，卞机到门晋谒，因会试中试后，钦点一甲一名，状元及第，告假荣归也。娶刘月英、周玉楼为妻，收春兰为妾，卞、刘、周三姓互成姻娅焉。

## 根据《戏考》第二十九册整理

### 【第一场】

（院子上。）

院子（白） 那周通带了多少庄丁，竟将我家小姐抢了去了。我不免去到县中，远远报与员外知道便了。

（院子下。）

### 【第二场】

（朱仝、雷横同上。）

朱仝（念） 谁人不知我美髯公，  
 雷横（念） 插翅虎到处扬名。  
 朱仝、  
 雷横（同白） 俺——  
 朱仝（白） 美髯公朱仝。  
 雷横（白） 插翅虎雷横。  
 朱仝（白） 请了。  
 雷横（白） 请了。

朱全 (白) 想那黄土岗劫去生辰纲之事，乃是小霸王周通所做。你我一同去至他家，捉拿他到案便了。

雷横 (白) 请。

(朱全、雷横同下。)

## 【第三场】

(周玉楼上。)

周玉楼 (念) 晓妆初罢日三竿，燕语莺啼到画栏。万紫千红春无限，韶光易过又一年。

(白) 奴家周玉楼。我哥哥周通。不幸父母早亡，只有我兄妹二人。怎奈哥哥不行正道，结交些匪人。终日在外边妄作非为，将奴的终身大事一概不提。思想起来，好不烦闷人也！

(西皮原板) 周玉楼在绣房自思自想，思想起终身事好不心伤。遭不幸二爹娘早年命丧，留下了我兄妹同度时光。我兄长在外边闲游浪荡，他在那桃花山曾做大王。将身儿且坐在厢房之上，闲无事我只得刺绣鸳鸯。

(四庄丁抬轿子同上，周通上。卞机扮女装下轿。)

周玉楼 (白) 哥哥回来了，

周通 (白) 妹子，我与你娶了一位嫂嫂来。

周玉楼 (白) 怎么？哥哥又去抢人家的女子来啦？

周通 (白) 这是刘员外之女，是他当面许于我的，并非是愚兄抢来了。

周玉楼 (白) 原来如此。

(卞机坐。)

周通 (白) 妹子你要替愚兄劝劝这个女子，不要叫她哭，晚间我好与他拜堂成亲。

周玉楼 (白) 是啊。你交给我吧。

(朱全、雷横同上。)

朱全、雷横 (同白) 来此已是。周大爷可在里面？

周玉楼 (白) 哥哥外面有人叫你呢。

周通 (白) 待我看来。原来是二位公差。到此何事？

朱全 (白) 啊，周大爷，只因黄土岗劫却生辰纲之事犯了，我弟兄二人前来请你同我们走到县衙走走。

周通 (白) 二位公差，想那劫夺生辰纲之事并非俺周通所做，我是一概不知。

朱全 (白) 周大爷说哪里话来。自古道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家县太爷终日追捕，我弟兄二人万难推诿。要请周大爷同我们走上一趟。

周通 (白) 既然如此，俺就同你走走。待我到家中交代。啊妹子，你替我暂且陪伴你嫂嫂，愚兄遭了官司，要到县衙去走走。正是：

(念) 正要在家拜华堂，忽然平地起祸殃。

(白) 这是从哪里说起！

(朱全、雷横押周通同下。)

周玉楼 (白) 我哥哥到县衙去了，把这位新人交给我啦。待我掀开盖头，看看长得好不好。哎呀慢着，待我先看看她的脚小不小。

(周玉楼看，卞机藏躲。周玉楼掀裙看。)

周玉楼 (白) 哎呀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大的两只脚呀，想必是我哥哥只顾看她的容貌啦，没有顾得看她的脚。待我看看她的模样如何。

(周玉楼掀盖头。)

周玉楼 (白) 喝，好富态，真胖呀！想我哥哥，今日既到县中，一定今晚上是不回来的了。

我不免就陪伴新人替我哥哥做一位新郎就完了吗。待我将他的珠冠他解下。

(卞机用手按，周玉楼强摘。)

周玉楼 (白) 呀，你是何人竟敢男扮女装来到我家。快快说出实情便罢，如若不然，定要你的性命。

(周玉楼持剑吓。)

周玉楼 (白) 你还不与我快快讲来!

(卞机跪。)

卞机 (西皮摇板) 走向前来忙跪定，  
望小姐开放天地恩。

(白) 小姐饶命啊!

周玉楼 (西皮摇板) 听一言好叫我双眉紧皱，  
在绣房气坏了我周玉楼。  
你男扮女到此机关泄漏，  
因何故到此间细说根由。

卞机 (白) 哎呀小姐呀! 请息雷霆之怒。听小生道来。

周玉楼 (白) 你要与我从实道来。如有半句虚言，我定要将你杀死。

卞机 (白) 小姐容禀：小生卞机，乃湖广湘乡人氏。甲午科举人。只因要赴京求名，来至此地，缺少盘费，在渡仙桥卖些字画。此地有一周……

周玉楼 (白) “周”什么?

卞机 (白) 不是周，是刘员外，有一小姐，在花田会上招婿，要与小生婚姻。谁知他家中院子办事不妥，误将周通请到他家中。是他有一丫鬟名叫春兰，请我男扮女装到他家中与小姐相传。不料你兄长竟带了多少庄丁就糊里糊涂将我抢回来了。望求小姐开恩，放我走了出去，我是感恩不尽的了。

周玉楼 (白) 听你之言，你是想叫我把你放了，好出去。

卞机 (白) 小姐你放我走了吧。

周玉楼 (白) 哎呀且住! 听他之言，原来是一位举人公子。今日我要是将他放了，他乃是一男子，在我的绣房中半日，倘若被人知道，我的声名岂不就坏在他的名下? 这可怎么好呢? 我看此人相貌堂堂，日后定必富贵。我的终身就许配于他，岂不甚好。但是这件事我怎好同他开口? 我不免用言语打动于他，看他怎样回答于我。

我说你叫我放你，却也容易，但是你既是一个男子，来在我绣房之中，我将你放走，这我声名岂不是有些难保吗? 你要替我也想想。

卞机 (白) 我想想。

呀，小姐，你放我走了吧。

周玉楼 (白) 我只顾你，把你放了，谁来顾我呢。你细细也替我想想，要保我的声名才好呀。

(卞机低头思想。)

卞机 (白) 啊小姐，莫与吾……

周玉楼 (白) 怎么样?

卞机 (白) 我实实在地不敢讲，我怕你要杀我。

周玉楼 (白) 不要紧，你只管讲来。你无论说什么，我全不怪你。

卞机 (白) 莫非小姐怕你的声名有碍，要结婚缘么?

周玉楼 (白) 对了，被你猜着了。

卞机 (白) 既然如此，小生感激不尽了。

周玉楼 (白) 事到如今，还说什么感激呢。

卞机 (白) 但是一件。

周玉楼 (白) 哪一件?

卞机 (白) 我卞机已与刘家小姐议定了亲事，是不能打退的了。

周玉楼 (白) 这个……事已如此，我也不能一定占先，也只好做了二房吧。

卞机 (白) 多谢小姐。现有绢帕一幅，就赠与小姐以做定礼，待小生进京得了功名再来完亲。

(周玉楼接帕。)

周玉楼 (白) 我看这一幅娟帕，不是男子之物，好像是妇人所用的东西。

卞机 (白) 此乃是刘小姐送予我的。

周玉楼 (白) 这是刘小姐送给你的，你又把它转送了我。

卞机 (白) 这叫做连环聘礼。

周玉楼 (白) 好一个连环聘礼。

卞机 (西皮摇板) 这姻缘本是前生定，

周玉楼 (西皮摇板) 巧缘奇遇两相逢。

卞机 (西皮摇板) 萍水相逢成连理，  
恰似海誓与山盟。

(白) 你放我走了吧。

周玉楼 (白) 慢着，天气尚早，况且你这个样子，如何能走？叫人看见，不男不女，是什么样儿？你暂且在此少待，我把我哥哥的衣帽等件，拿来你换上再走。

卞机 (白) 多谢了。

(西皮摇板) 多蒙小姐甚周到，  
卸去钗环换巾袍。

(卞机、周玉楼同下。)

## 【第四场】

(刘得明上。)

刘得明 (念) 只为女儿事，终日挂心间。

(院子上。)

院子 (白) 启员外：大事不好了。

刘得明 (白) 为何惊慌？

院子 (白) 那小霸王周通，带了多少庄丁，竟将小姐抢了去了。

刘得明 (白) 请二位捕头。

(朱仝、雷横同上。)

朱仝、  
雷横 (同白) 员外何事？

刘得明 (白) 方才家院言道：那小霸王周通竟将我女儿抢了去了。二位要设法，救吾的女儿要紧。

朱仝 (白) 那周通现已押在监牢，他家中无人，待我等命人前去将你的小姐接回你家中便了。

刘得明 (白) 多谢二位捕头。

(众人同下。)

## 【第五场】

(卞机、周玉楼同上。)

周玉楼 (白) 现有二百两银子以做上京的路费。天气将明，我送你从后花园门出去便了。

(卞机、周玉楼同走圆场。卞机上椅子。)

卞机 (白) 看此墙甚高，倘若跌将下去有性命之忧。

(周玉楼解汗巾。)

周玉楼 (白) 这有带子一条，你拉住一头，我扯住一头，把你系下去吧。

卞机 (白) 慢来，我此番进京得了功名，就来同你完姻。你要拿稳主意，不可三心两意。

周玉楼 (白) 你只管放心，你就是不回来，我也要为你保守贞节。

卞机 (白) 你还有何话讲没有呀？

(卞机落地，下。)

周玉楼 (白) 你碰着了没有？  
他走啦，待我回房去吧。

(四青袍抬轿同上。朱仝、雷横同上。)

朱仝 (白) 一同打进去。

(众人同走圆场。)

朱仝 (白) 将小姐抬到刘员外家中便了。

(众人同下。)

## 【第六场】

(刘得明、院子同上。)

刘得明 (西皮摇板) 急急忙忙回家转，  
见了安人把话言。

(刘夫人上。)

刘夫人 (白) 啊，员外回来了。

刘得明 (白) 好了，好了，我的女儿，已托了县中的捕头去接女儿去了。

刘夫人 (白) 啊！接什么女儿啊？

刘得明 (白) 你我的女儿被周通抢去，我已命人接回来了。

刘夫人 (白) 你我的女儿现在家中。  
春兰，女儿，你们快来！

(春兰、刘月英同上。)

刘得明 (白) 院子报道，说女儿已被周通抢去，是他亲眼看见的呀。这是何缘故？

刘夫人 (白) 春兰，这是何缘故呢？

春兰 (白) 这件事我倒晓得。只因周通要娶小姐，是我去打了卞先生，叫他男扮女装来到我们这里与小姐相传。不料周通竟带人来抢亲。大家都逃去了，只剩下卞先生一个人在房里。想必就是被他们抢了去了。

刘得明 (白) 你这丫头，真真胆大胡为。小姐的绣房你竟敢勾引口子往来。就该重打。

春兰 (白) 员外已将小姐许配于卞先生，又有何妨碍，并非旁人到小姐房里来往。

刘夫人 (白) 是啊，我女儿许配于他了，到此也无妨碍。

(院子上。)

院子 (白) 轿子到了。

(四青袍抬轿同上。)

刘得明 (白) 看将起来，这轿中一定是卞先生了。  
来，快请卞先生下轿。

院子 (白) 请先生下轿。

周玉楼 (白) 不能下轿。

院子 (白) 卞先生言道：不能下轿。

刘得明 (白) 哦喝是了！想他乃是一位书生，这女子打扮如何成其体统？  
来，将衣帽靴子送入轿内，请先生在轿中更了衣服，再下轿便了。

(院子捧衣帽送入轿内。周玉楼扮男装下轿。)

刘得明 (白) 卞先生请坐。

周玉楼 (白) 有坐。

刘得明 (白) 啊卞先生，既是读书之人。私自扮做妇人的模样，来到小女的闺中，未免有些欠通吧。

周玉楼 (白) 这也是小生一时之错，望员外担待一二。

刘夫人 (白) 此事未免于理不合，下次不可。

刘得明 (白) 今日就是黄道吉日，即与小女拜堂，完却花烛便了。

周玉楼 (白) 告便。  
哎呀且住，想我今日到此以错就错。他今日叫我与他女儿成亲我如何办得了？  
我也不管他这些那些，糊里糊涂入了洞房再讲。  
既然如此，小生遵命。

刘得明 (白) 家院你就做为傧相，好话多讲。叫春兰请小姐拜堂。

(【吹打】。)

院子 (念) 一块沉香木，雕成一马鞍。新人走过去，步步保平安。  
(白) 先拜天地，后拜祖先，夫妻交拜，同入洞房。

(众人同下。【牌子】。)

## 【第七场】

(周玉楼上，春兰搀刘月英同上，坐。)

春兰 (白) 小姐，你在这里，吾去哉。

刘月英 (白) 你看这人并不是卞郎，但不知他是何人。我看他举动一切，不像是个男子，好像女人的模样。

春兰 (白) 小姐，你先去慢慢盘问于他，他若是一男子，你就叫我来，咱们再打主意。他若是一女子，那就但凭小姐。我在楼下等候便了！

刘月英 (白) 你可不要走开了。

春兰 (白) 我不走就是啦。

(春兰下。)

刘月英 (白) 我说天已不早了，可以安歇了。

周玉楼 (白) 我想这世间之上，只有新郎先向新人说话的，哪有新人先向新郎说话的道理！未免有些欠通。

刘月英 (白) 天已不早，可以上床睡了吧。

周玉楼 (白) 你住了！你既是千金小姐，就该知道三从四德。我今方入洞房你就是这样催着我睡觉吧，上床吧，真真毫无道理。

(周玉楼摆袖，绢帕落地。刘月英拾帕。)

刘月英 (白) 我说，这一幅绢帕乃是我手中之物，为何落在你手？

周玉楼 (白) 此乃是有人赠与我的。怎么倒说是你的呀？

刘月英 (白) 既是有人送你的，此人哪里去了？

周玉楼 (白) 此人上京赶考，我曾送他银两，他已上京去了。

刘月英 (白) 你还送过他银两？如此我倒要谢谢你。

周玉楼 (白) 我送他银两，何用你来谢呀？

刘月英 (白) 他倒不承情。待我将他的头巾去了，看他是男是女。

(刘月英猛然揭去周玉楼巾帽。)

刘月英 (白) 你何人？快快说明便罢，如若不然，对我爹爹言讲，定不与你干休。

周玉楼 (白) 我名周玉楼，乃周通之妹，与卞郎定为婚姻。他上京去了。不料被你们将我抢到家中，将我当做卞郎，我也只好将错就错了。

刘月英 (白) 你与卞郎私自结为婚姻，好不知羞耻。

周玉楼 (白) 我不知羞耻？还有那不知羞耻的，私自着人勾引人家来在家中私订婚姻，还送下定情礼，那才叫不知羞耻呢。

刘月英 (白) 不想我倒被她将我羞耻一顿，事已至此，你我就假做夫妻，等候卞郎信息便了。

周玉楼 (白) 事到如今，只好如此。

春兰 (白) 小姐怎么样了？

刘月英 (白) 你去睡吧。

春兰 (白) 八成是一个母的。不要紧，我也放了心啦。

(众人同下。)

## 【第八场】

(李忠上。)

李忠 (白) 俺，打虎将李忠。闻听人言，我周贤弟现在押到监牢。我不免到监中探望他一番。

禁卒开门来。

(禁卒上。)

禁卒 (白) 是谁呀？

李忠 (白) 是我，要到监中探望周通周大爷的。

禁卒 (白) 待我开门。

李忠 (白) 你请进来吧。

李忠 (白) 周大爷现在何处？

禁卒 (白) 有请周大爷。

(周通上。)

周通 (白) 原来大哥来了，你要救我出去才好。

李忠 (白) 禁卒，来，来，这有元宝一锭，你逃往他方去吧，免得连累于你。

禁卒 (白) 谢谢李大爷。我今日有了这个东西，我也不管了，我要逃走了。

(禁卒下。李忠拔剑劈锁链，周通劈门。囚犯同逃。李忠、周通同下。)

## 【第九场】

(鲁智深上。)

鲁智深 (西皮摇板)

那年在五台出了家，  
吃酒行凶把人杀。

(白)

俺，花和尚鲁智深。乃关西人氏。只因那年打伤了镇关西，因此来在五台山带发。俺师父因我行凶，因此写书一封，将我荐到汴梁大相国寺那里。看天色尚早，迈开大步走走也。

(西皮摇板)

只因那年打伤人，  
因此出家入空门。  
吃酒行凶不安分，  
长老将吾赶出门。

(鲁智深下。)

## 【第十场】

(周通上。)

周通 (白)

俺回到家中，小姐不见，我妹子也不知往何方去了。俺还是要到刘员外家中走走。

(周通下。)

## 【第十一场】

(院子上。)

院子 (白)

启员外。

(刘得明上。)

刘得明 (白)

何事？

院子 (白)

不好了。小霸王他又来了。

(周通进门。)

周通 (白)

好你胆大老狗，你竟敢将你女儿抢回。我三日之内定要到你家中与你女儿成婚。你若不允，俺定要烧毁你的庄院。俺去了。

(周通下。)

刘得明 (白)

咳，这便怎么了得。

(刘得明下。)

## 【第十二场】

(四方旗开道锣，卞机上。)

卞机 (白)

吾，卞机，今番赴考得中头名状元。前面已是桃花岭，不免更换衣巾，去到刘员外家中走走。  
来，看衣更换。

(【牌子】。)

卞机 (白)

你等退下，我去去就回。

(卞机下，众人同下。)

## 【第十三场】

(鲁智深上。)

鲁智深 (西皮摇板)

迈开大步往前进，  
不觉来到一庄门。

(白)

天色不早，不免在此住宿一宵。  
里面有人么？

(院子上。)

院子 (白) 什么人?  
 (刘得明暗上。)

鲁智深 (白) 俺乃远方来的, 要在此借宿一宵, 明日早行。  
 院子 (白) 俺家员外有心事在怀, 师父到别处投宿去吧。  
 鲁智深 (白) 你对你家员外言讲, 俺能与你们分忧解愁。  
 院子 (白) 启员外: 外面来了一位和尚, 要在此借宿。  
 刘得明 (白) 吾有心事, 叫他到别处去吧。  
 院子 (白) 他说能与员外分忧解愁。  
 刘得明 (白) 如此有请。  
 院子 (白) 有请师父。  
 鲁智深 (白) 员外。  
 刘得明 (白) 大师父, 请坐。  
 鲁智深 (白) 方才听你管家言道, 有什么心事, 对俺言讲, 俺与你解忧。  
 刘得明 (白) 只因此处有一山大王, 名唤小霸王周通。要与我女儿成亲, 明日就要来招赘。  
 鲁智深 (白) 员外但放宽心, 待洒家在洞房内等候于他, 定要将他打死。  
 刘得明 (白) 好, 好, 师父你还未曾用斋, 你还是吃素, 是吃荤?  
 鲁智深 (白) 有肉食就好, 就是狗肉都行。  
 刘得明 (白) 后面摆定酒饭。  
 (鲁智深下。)

刘得明 (白) 好了, 看这位师父勇凶非常, 只怕周通定不是他的对手。  
 (鲁智深上。)

鲁智深 (白) 吃饱了。员外, 你叫丫鬟把小姐的衣服拿来, 我就扮做小姐的模样。  
 刘得明 (白) 丫鬟, 取衣物来。  
 (丫鬟上。)

丫鬟 (白) 来啦。  
 鲁智深 (白) 这是什么?  
 丫鬟 (白) 这叫裙儿。  
 鲁智深 (白) 裙儿来系上。这又是什么呀?  
 丫鬟 (白) 这叫衫儿, 是穿的。  
 鲁智深 (白) 来, 穿上。  
 丫鬟 (白) 这还有。  
 鲁智深 (白) 这又叫什么呀?  
 丫鬟 (白) 这叫凤儿。  
 鲁智深 (白) 姐妹三个, 裙儿, 衫儿, 凤儿。  
 丫鬟 (白) 戴上吧。  
 鲁智深 (白) 戴上。  
 丫鬟 (白) 你还需要学我们小姐行走。  
 鲁智深 (白) 那我会。你看着。你小姐, 是这样走。  
 丫鬟 (白) 不对, 不对。我们小姐是一出门, 这么一摆, 又一摆, 这么一掷, 是这样一个淡脚步。  
 鲁智深 (白) 我知道了。你们小姐一出门, 是这一摆, 又一摆, 再一掷, 这是一吊二百五, 是这么一个淡脚步。  
 丫鬟 (白) 对啦。  
 鲁智深 (白) 待我在沿房里等他。  
 (鲁智深下。众人同下。)

## 【第十四场】

(周通上。)

周通 (白) 来此已是。  
 (刘得明上。)

刘得明 (白) 周大爷来了。  
 周通 (白) 小姐可曾打扮好了?



刘得明 (白) 小女倒是打扮好了，只是我们这里有一个乡风，新郎要先入洞房，然后再拜天地。

周能 (白) 如此带路。  
(刘得明、周通同走圆场。鲁智深上。)

鲁智深 (白) 我先把灯吹灭了再说。

刘得明 (白) 这里面就是洞房了。  
(周通入内。)

刘得明 (白) 管叫你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  
(刘得明下。)

周通 (白) 小姐在哪里？

鲁智深 (白) 着打！  
(周通、鲁智深同起打。周通跑下，鲁智深下。周通上。)

周通 (白) 众庄丁走上。  
(四庄丁同上。)

周通 (白) 打呀！  
(周通下。鲁智深持棍上，鲁智深打四庄定同下。周通上，鲁智深打，周通下，鲁智深追下。刘得明、鲁智深同上。)

鲁智深 (白) 他们俱被我打跑了。

刘得明 (白) 恐怕他们再来报仇，如何是好？

鲁智深 (白) 洒家在此暂住几日，看他们如何？

刘得明 (白) 好，请至后面。  
(刘得明、鲁智深同下。)

## 【第十五场】

(李忠上，周通迎上。)

李忠 (白) 你往哪里去？

周通 (白) 小弟正要去请大哥，帮助我打那一个野和尚。

李忠 (白) 但不知那野和尚现在在哪里。

周通 (白) 现在刘员外家中。

李忠 (白) 如此，待愚兄前去看来，贤弟你等候我便了。

周通 (白) 请。  
(周通下，李忠走圆场。)

李忠 (白) 来此已是。  
(院子上。)

院子 (白) 做什么的？

李忠 (白) 我是周通的兄长，要见你家员外。

院子 (白) 有请员外。  
(刘得明上。)

刘得明 (白) 何事？

院子 (白) 外面有人，说是周通的兄长，要见员外。

刘得明 (白) 有请。

李忠 (白) 啊。员外请。

刘得明 (白) 请坐。请问壮士贵姓高名。

李忠 (白) 在下打虎将李忠。闻听你家中有一和尚，在下要会他一会。

刘得明 (白) 有请师父。  
(鲁智深上。)

鲁智深 (白) 何事？

刘得明 (白) 有一壮士来拜。

鲁智深 (白) 待吾看来。原来是李贤弟。

李忠 (白) 原来是鲁仁兄。因何至此？

鲁智深 (白) 只因洒家在关西打死了镇关西，逃至五台山出家。那长老因俺吃酒行凶，将吾荐至汴梁，从此经过。

李忠 (白) 原来如此。  
(周通上。)

周通 (白) 大哥去了半日，不见回来，待我去看来。

李忠 (白) 贤弟快来。此乃是花和尚鲁智深，就是吾常常所提之人。你向前见过。

周通 (白) 原来是鲁大哥，失敬了。

李忠 (白) 这就是小霸王周通。

鲁智深 (白) 但不知你与刘员外是怎生定的姻缘。

刘得明 (白) 只因我女儿许于卞先生为妻，都因家院请错了，误请了周壮士至此，所以才闹出这件事来。但是卞先生已到吾家，与小女已完了花烛了。

李忠、  
周通 (同白) 既然是卞先生做了你的东床，这更不是外人了。何不请出来相见。

刘得明 (白) 来，请卞先生。

院子 (白) 有请卞先生。  
(周玉楼上。)

周玉楼 (白) 何事？

刘得明 (白) 众位在外面等候，要与你相见。

周玉楼 (白) 晓得了。

李忠、  
周通 (同白) 卞先生。啊，不认识啊。

刘得明 (白) 这就是卞先生。

李忠、  
周通 (同白) 我等均不认识。

刘得明 (白) 这就奇了。  
(周玉楼下。卞机上。)

卞机 (白) 来此已是。门上有人么？

院子 (白) 是哪一位？

卞机 (白) 你对员外讲，就说我卞机要见。

院子 (白) 员外，外面又来了一位卞先生。

刘得明 (白) 待吾看来。

卞机 (白) 啊，员外。

李忠、  
周通 (同白) 卞先生，许久不见了。

卞机 (白) 诸位均在此地，请坐。

刘得明 (白) 怎么这一位倒是真卞先生。待我将春兰叫出来。  
春兰快来！  
(春兰上。)

春兰 (白) 什么事？

刘得明 (白) 你看这一位，可是卞先生。

春兰 (白) 待我来看看。  
对哉，这个才是的的确确的卞先生哉。

刘得明 (白) 你将那假卞先生请出来。

春兰 (白) 请假卞先生。  
(周玉楼上。)

周玉楼 (白) 什么事？

刘得明 (白) 真卞先生到了，你可认识？

周玉楼 (白) 你看看我是谁？

卞机 (白) 我不相认呐。

周玉楼 (白) 你再仔细看看。

卞机 (白) 莫非你是周……

周玉楼 (白) 对啦，对啦。

卞机 (白) 你为何这样的打扮？

周玉楼 (白) 你再不要提啦，我说别人不认识我，都有其可说，怎么你也不认识我啦哪？

周通 (白) 我不认识。

周玉楼 (白) 你连你妹子都不认识啦?  
周通 (白) 你是我妹子, 为何到此?  
周玉楼 (白) 妹子已同卞郎订了婚姻啦。  
周通 (白) 好, 你私自同人竟吊起膀子来啦。  
周玉楼 (白) 你别说啦, 你把他交给我, 送到我的房里, 这还是你给我拉的皮条呢!  
(周玉楼下。)

刘得明 (白) 但不知卞先生从何而来?  
卞机 (白) 是小生进京求取功名, 得中头名状元。因此告假回家, 特来完却亲事。  
刘得明 (白) 好。既然如此, 春兰快来。请两位小姐就此拜堂成亲便了。  
(春兰持红褶子、红头巾。)

春兰 (白) 慢着, 想这一件事情, 都亏了我春兰, 只怕不能把我撇开吧。  
刘得明 (白) 你这丫头, 也想做一个偏房, 但是还须与卞先生商议商议。  
春兰 (白) 不必商议, 他早就应许下了。  
刘得明 (白) 既然如此, 你四人就一齐拜吧。  
(春兰自穿褶子盖头巾, 下。春兰拉刘月英、周玉楼同上, 拜堂。【吹打】。)

刘得明 (白) 请众位后堂痛饮。  
(众人同下。)

(完)